

## 楔子 禍患突降臨

旱了幾個月，眼看田裡的農作物就要枯竭殆盡，百姓紛紛上書，要皇帝上祭壇祈雨。

皇帝病了、讓二皇子周裕騫代替自己上祭壇，沒想到方踏下祭壇，烏雲密佈、雷聲大作，一場連下十幾天，不大卻綿延不絕的雨水，為大地解除旱象。

百姓們紛紛跑進雨水裡狂歡叫喊，今年秋季雖無法豐收，卻也不至於顆粒無收。為此，朝堂上文武百官對周裕騫交口相讚，認定這是天命，他是上天指定的太子人選，只是皇帝誇獎讚揚、給了賞賜卻始終不鬆口。

不過周裕騫並不心急，反正皇帝的兒子們亡的亡、殘的殘，能繼任大位的只剩下他，當然為求保障，那個私生子還是得除，待他一死，再無意外。

難受極了，像是有千百隻毛毛蟲在肚子裡蠕動，一旦有食物進入，牠們就非要翻天攬地把食物給逼出來。於是沐蕊吃了吐、吐了吃，從早到晚嘴巴裡殘存著一股酸霉味兒，很痛苦，但為了腹中胎兒，再苦，她都逼迫自己吞食，像是一場意志與肉體的爭奪戰，最終一方勝出。

今天清晨醒來，那股令人痛恨的反胃感突然消失，沐蕊不確定這種感覺是想像或是真實，她讓婢女端來早膳測試，十幾道菜，滿滿當當地擺滿整個桌面。

寶貝端著簍子、小心翼翼地看著沐蕊。「娘，確定要吃？」

這些天他親眼看沐蕊吐得天昏地暗，連喝水都成了折磨，連書姨都忍不住抱怨，說母親肚子裡裝著個不安分的小少爺。這些吃下去，真會沒事？

「不確定，但，總得試試。」

沐蕊深吸氣，舉箸、夾豆腐、放進嘴中、細嚼……

咦，沒事？母子倆驚訝對看。

夾蛋、細嚼、嚥下……還是沒事？

經過兩輪測試，她放大膽子把所有的菜餚逐一品嚐。這一嘗試，擁有兩個月飢餓經驗的胃袋突然發出強烈要求。

強烈的咕嚙聲逗樂了寶貝，他大力拍手。「娘終於餓了！」

「是啊，終於餓了。」都以為飢餓是令人不舒服的感受，如今方知飢餓有多幸福。

寶貝趕緊把菜夾入沐蕊盤中，於是母子倆敞開肚皮猛吃，吃得撐了才鬆開筷子。

「娘，好久沒做實驗了。」

自從相公離京，她再無心情，不說實驗，連睡前故事都免了，是她虧待孩子。「對不起，娘忽略你了，要不……等雨停，咱們去賽舟？」

「賽舟？咱們家有船？」

「等著看囉。」說笑間，命人尋來厚紙摺疊成船，他們各自替船身添上色彩，最終在船底抹蠟。

像是回應兩人般，雨在黃昏時刻停了。

大雨過後院子裡積出許多小水坑，他們捧著大大小小的船隻來到水坑處，小心翼

翼將船放進水裡，撥撥弄弄好半晌，寶貝發現——

「娘，船沒沉。」

「對啊，你覺得問題在哪裡？」

他抓起一艘船身已經泡水，底部卻依舊不透水的船，回答，「因為船底塗了蠟？」

「真聰明，蠟能隔離水、避免浸潤船底。」

「我懂了，很多藥丸用蠟封裹住，是為了防潮濕？」

「沒錯，藥丸潮了就會減低藥效。」

「能把這道理用在其他地方嗎？比方……」寶貝偏過頭想了想。「紙傘、密信、藏寶圖？」

看著寶貝，沐蕊滿眼驕傲，一直都知道他早慧，殊不知他的邏輯、聯想都這麼強，將來肯定是安家定邦、治國愛民的棟梁之才。

「孫煒來了。」書兒一路跑進院裡，大口大口喘氣。

見狀，沐蕊心底一聲咯噔，出事了？「讓他進來。」

孫煒快步進院子，拱手道：「夫人，宮裡傳來消息，主子通敵叛國，帶領鄭國士兵與大周對戰，一舉戮盡大將趙檣生等人。」

不可能，絕對是誤傳栽贓、是……那人想滅鎮國公府的藉口！前不久捷報傳來，相公方以二千對戰兩萬鄭軍立下戰功啊，怎會一眨眼就變成通敵叛國？

雖想不通當中曲折，沐蕊卻迅速分析眼前之事，試著找出對策。

「孫煒，你在這裡等著，書兒，跟我進來。」

一進屋，沐蕊動作飛快，風捲殘雲似地把所有值錢的頭面細軟、二爺搶來的數萬兩銀票，連同幾件能典當出好價錢的衣裳，找塊布包起來。

她握緊書兒雙手，仔細叮嚀。「妳的賣身契已消，身為良籍女，抄家名單上沒有妳，我讓孫煒護送妳離開鎮國公府，回水源村後，把莊子上的錢挖出來，讓孫煒往返京城探聽消息，倘若我們被定罪，能用銀兩疏通就疏通，若我們被判發賣，妳就把我們買回去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莊子裡還有幾塊沉香，如果銀子不夠就用它們換錢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如果狀況比想像中糟糕，妳別硬來，錢和莊子就當小姐給妳的嫁妝，以後找個好人嫁了吧。」

聽到這裡，書兒一跺腳，眼淚順勢滾下。「小姐……」

沐蕊拍拍她的肩膀，道：「我講的是最壞的狀況，也許不至於此，妳快走吧，我得去給長公主報信。」

「小姐，要不……我把小少爺帶走？」

主僕轉頭看向男孩，還沒說話，寶貝先開了口，「我是上了籍貫的鎮國公府少爺，肯定是跑不掉的，書姨和煒叔叔快走吧，怕走得太慢便跑不掉。」

見寶貝不驚不懼、沉穩若定的小模樣，沐蕊輕嘆，鳳子龍孫果然不同。

牽起他的手，沐蕊道：「妳快走吧。」

一步三回頭，誰都沒有把握，經過今天，主僕還有沒有再聚緣分？

書兒依依不捨，孫煒卻在沐蕊的示意下，摟緊她的腰，幾個飛躡，掠過鎮國公府圍牆。

沐蕊看一眼寶貝，沉聲道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母子倆剛走近大廳，就見莫總管匆匆跑來，他急得滿身大汗，前襟後背全濕了，豆大汗珠不斷從額頭滾下來。

一看見長公主，他雙膝重重落地，「長公主，不好了！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二皇子說二爺通敵，帶來聖旨，要抄咱們鎮國公府。」

居然是他親自過來？這是迫不及待想落井下石？咬緊牙關，長公主穩穩地把茶盞放回桌面，她倒要看看他有多敢。

沐蕊拉著寶貝進屋，下意識走到沈嬪嬪和長嫂姜氏身旁，一左一右護著長公主婆母，這個家就算要傾倒，家人也得牢牢綑在一塊兒。

與此同時，原本站在長公主身後的鄒欣菱卻退開兩步，這一退，不小心撞上身後的方几，方几和矮杌應聲倒落，眾人受驚齊齊轉頭，發現正想躲出去的鄒欣菱。

眼底滑過一抹譏嘲，這人不是連作夢都想當楊家人、死後當上楊家魂，怎麼，都還沒到那步呢，就準備好樹倒猢猻散？

沐蕊惡趣味地向她伸手。「表妹別怕，有嫂嫂們在呢，終究不會教妳受苦，快過來吧。」

沐蕊伸的明明是手，怎麼到她眼裡成了蠍尾鞭？瞧她嚇得只差沒拔腿就跑。

「我、我不……」

話音方落，周裕騫高舉聖旨大搖大擺進屋，一臉的小人得志。見屋裡亂成一團，他笑看向美艷的鄒欣菱和清純靈動的沐蕊，這京城最美的女人全在鎮國公府了。周裕騫笑得張揚。「皇姑母消息靈通，怕是早已知曉丰燁表弟的所作所為。不知表弟怎麼想的，身為大周子民，竟做出如此喪心病狂之事？」

「難道父皇對楊家還不夠好？抑或是鄭國能給得起更多？可惜姑父在時鎮國公府何等榮耀，偏生出了此等不肖子孫，唉……經此一遭，楊家怕是再無翻身機會。」

「朝廷都還沒派人前往南邊探查呢，二皇子就篤定楊家再無翻身日？是什麼給你底氣，莫非這髒水是二皇子親手潑的？」

「姑母別誣賴我，這罪名我可不擔。」他走到鄒欣菱面前問：「不知道表妹是否願與鎮國公府同生共死？如果願意的話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鄒欣菱急忙截斷他的話。「我姓鄒、不姓楊，通敵叛國一事於我無關。」

黯然閃過眼底，長公主面無表情地看向外甥女，養了十幾年，竟是養了個白眼狼？算了，也罷，趨吉避凶是人性。

沐蕊冷笑更甚，是誰說自己愛了丰燁一輩子？是誰想方設法要擣掉她這個正室？怎麼昨天的「生死與共、再無他人」，一眨眼就成無關東風？愛情這東西，太不

可靠？

「既然如此，本皇子府裡只有一名正妃，倘若表妹願意，表兄願為依靠。」語罷，他朝她伸出手。

看著眼前那隻飽滿豐碩的手掌，鄒欣菱覺得噁心、卻心知自己再沒有其他選擇，倘若回鄒府，恨她入骨的繼母不會給她好下場。深吸氣、咬牙，她把自己交出去。一拉一扯，周裕騫將美人抱入懷中。

長公主冷眼看去，尚未蓋棺論定就這般張揚？連戲都不演了？好啊，她就睜大雙眼，細看他的下場。

沒想到周裕騫還不罷休，繼續朝沐蕊伸手。「轉眼楊家上下就要滿門抄斬，可惜了弟妹這小美人兒，嘶，心疼吶……我也是不能救人於水火，只要弟妹願意從了我。」

沐蕊始終面露輕笑，她鬆開拉住寶貝的手，走上前。

看著向自己走近的蘇沐蕊，周裕騫越發得意。楊丰燁帶給他多少羞辱，他便還他多少，玩他的女人、殺他的兒子、滅他全家……

笑容不斷擴大，但下一刻，即將貼上掌心的嫩白柔荑突地換了方向，啪！狠狠搗在周裕騫臉上。

「這一巴掌，代替為大周犧牲的鎮國公賞你，誰敢欺辱楊家子孫婦孺，天下人得以誅之！」

一個字一個字，她咬得分外清晰，黑白分明的瞳仁冒出熊熊烈火。

周裕騫臉上火辣辣地疼痛著，然而瞇緊的雙眼中慾望越發濃烈，這個女人，他要定了！

## 第一章 離家得自由

馬車停在門口，行李僅有兩個小箱籠，沐蕊帶領書兒從小院走出，門關上之前，轉身再看一眼。

面對住過十幾年的屋子，沒有不捨，只覺得微微心酸。

這裡埋葬著母親的一生，她在這裡用歲月寫下一場悲劇，直到閉眼那刻，心中依舊嚮往著自由。

往錦繡院前進，她向守在門口的丫鬟點頭，丫鬟並沒有多問，直接進屋稟報。

滿府上下都曉得大小姐即將離開，至於還能不能回來，就得看她的「惡疾」能不能好起來。至於惡疾的恢復程度，前提在於——她夠不夠合作乖巧。

沐蕊心裡通透著，再回來那天，定是長輩已經找到更好的買家，能用她來換取更大利益。如果沒有這個機會，或許這輩子再回不來。

「夫人請大小姐進去。」

「多謝翠香姊姊。」

俯首，躬身為禮，她在這個家雖是大小姐，卻對每個人都小心翼翼，就像她的母親，本是原配夫人，卻委曲求全一生。

父親蘇政傑本是商戶子，滿腹才華的他沒有被金銀掩埋了能力，反倒一路上進成為當年科考傳臚。

宣平伯看上年輕有為的蘇政傑，榜下抓婿。

蘇政傑還算有良心，不當噁心的陳世美，沒有拋妻棄父母，反實話實說稱家中已有妻室。

宣平伯「更有良心」，不但開出高升的美好條件，還願意在女兒嫁進蘇府之後，讓他帶舊妻入府為妾。

瞧瞧，多慷慨大度、多寬宏，書香門第的行事作風果然與眾不同。

於是杜羽梅在公婆的逼迫下低頭，從此成為梅姨娘，困於小小的四方院落，滿腹委屈無從紓解，年紀輕輕便斷了性命。

杜羽梅的一生交換了丈夫的平步青雲，有宣平伯的扶持，如今他已成戶部侍郎，掌管皇帝的錢袋子。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樁好買賣，只不過從來沒有人問過杜羽梅和蘇沐蕊是否甘心？

嫡母柳氏坐在梳妝檯前，讓下人梳頭插簪。眉毛略稀，狹長的眼睛不笑的時候透著凌厲，圓臉圓下巴，身材富態的她給人富貴福氣感覺。

確實啊，她很有福氣，不但小三上位，還穩穩地壓制正頭娘子一輩子，她是從頭笑到最後的大贏家。

柳氏生下一兒一女，兒子蘇覺欽在國子監念書，女兒蘇玉蕊即將出嫁，待蘇沐蕊正式離開蘇家，她便再無忌憚。

一福，沐蕊柔聲道：「女兒就要出門，來向母親告辭。」

「這麼早？別心急，不如用過早膳再走。」柳氏口氣溫和，盯著沐蕊的目光卻是銳利。

沐蕊一身常服，上著杏黃比甲，下著荷綠色長裙，更顯身材頎長，衣衫沒有繁複刺繡，身上沒有金銀點綴，簡簡單單的打扮卻顯得雍容華美，她五官明媚、容貌嬌美，風姿綽約，儼然一枝臨風芍藥。

她和死去的杜羽梅長得一模一樣，漂亮得連女人也捨不得錯眼。

這點……真教人生氣吶，杜氏不過是出身低賤的商戶女，卻擁有一張驚艷世人的臉，分明胸無點墨，看起來卻雍容華貴、氣度堪比名門淑媛，難怪當年即便頂著父親的壓力，相公也要堅持迎她進門。

二十年了，這口氣她始終吞不下去。

雖然杜羽梅性情溫和安分，不生事、不離開院子，也不在跟前礙眼。即便如此，一聽到丈夫進了她的院子，那把無名火就會迅速竄燒，燒得她焦慮暴躁。

幸好她死了，再不必與之相爭，這讓她連呼吸都鬆快幾分。

「還不知道莊子那邊的情況，女兒心思早點出門早點打理乾淨，也好早點安置下來。」

「考慮得很周詳。」

「謝母親誇讚。」

「這一去……別心存怨恨，結親結的是秦晉之好，邱靖和剛考上探花郎，自然要找個能幫助自己的好岳家。」也只有柳家才能助上一臂，至於杜家，能給得起什麼？

沐蕊忍不住想笑，竟把責任推給邱家？真是當婊子還要立牌坊，無恥到淋漓盡致，但世道就是這樣，只要扯得起遮羞布，啥齷齪事兒都能做。

「女兒明白，心裡不敢有多餘想法。」

當年邱家遭政敵陷害，蘇政傑憑著一身仗義、暗中扶持，邱家感恩願與蘇家聯姻，只不過當年邱家狀況淒慘，柳氏自然看不上，因此定下的是蘇沐蕊。

梅姨娘見過邱靖和，認定那是個品行端方的好孩子，便同意了親事。

如今沉冤昭雪，邱老爺官復原職，爵位重回，邱靖和不但變成承恩侯世子，還在今年科考大放異彩，是皇帝欽定探花郎。

有才、有勢、有爵位的黃金單身漢，誰不想要？

邱家返京，邱家長輩帶領邱靖和上門，一方面感激蘇政傑的雪中送炭情，一方面提及婚約，那次見面蘇玉蕊對他定了情，只是當年想也不想直接拒絕，如今又想搶奪，話傳出去豈會好聽？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想更換新娘就得有個好聽藉口。

所以沐蕊被下藥了，有母親的前車之鑑，她能任由自己重蹈覆轍？

端起毒茶來到柳氏跟前，沐蕊細細分析。「女兒死去確實可以順遂母親心意，也能讓妹妹嫁得如意郎君，只是做法太粗糙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窺見貓膩，不管對母親或妹妹都有礙名聲，與其如此，不如讓女兒因思念亡母身患惡疾，離京到鄉下養病？」

像突然間不認識似地，柳氏緊盯乖巧怯懦的小庶女，她從來都是打不還手、罵不還口的，怎會換了副性子？

那是「嫡母與庶女」的第一次對壘，沐蕊獲勝！

當然，這與沐蕊之後丟下的話有關。

她說：「倘若哪天母親需要女兒『病重不治』，只要讓錢嬤嬤送來新名帖，女兒隨時可以更名改姓、換個身分過活，不必非讓女兒死於非命，畢竟因果報應，行善積德方能庇蔭子女。」

這讓柳氏想起惠悟法師的提醒，兒子的前程除了燒香拜佛請求上蒼保佑之外，還得靠她諸多行善。

雙方談妥條件，當天下午大夫進了蘇府，隔天蘇家大小姐罹患惡疾的消息迅速傳揚出去，短短幾天，莊子、田畝置辦妥當，沐蕊也不拖沓，整理好行李就準備出門。

「既然都打理好了，妳就早點出門吧。」

柳氏朝錢嬤嬤點頭，錢嬤嬤上前遞過荷包，用單手給的，臉上的輕蔑清晰明瞭，這是夫人的意思，讓蘇沐蕊別以為自己談攏了一回條件，就能與夫人平起平坐，真當自己是主子了。

柳氏語帶施捨道：「畢竟住在外頭，食衣住行都得花費，除月例三兩以外，我又添了點，裡頭有三十兩，就當這半年的生活花銷，往後每半年，我會讓錢嬤嬤給妳送去月銀，如果還有什麼需要的，直接告訴錢嬤嬤就是。」

這話有兩層意思：第一、她還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待著，別心生妄念。第二、這一年半載的就甭想回來了。

通常女子十三歲就得開始商議親事，而她已經十五歲。過去不提，是因為有邱家這門親，而今……照理說應該盡快找到下家，但為了讓「惡疾」落實到明面上，親事自然得再拖一拖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……時間轉眼飛逝，到時蹉跎了青春，找不到好親事可怨不得家裡，畢竟是她做的決定。

她聽懂了，但無所謂，輕頷。「多謝母親寬厚。」

「出門在外，要顧慮名聲，行事要處處仔細。」

「女兒謹記母親教誨。」

見她乖巧討好的模樣，柳氏舒口氣。那天……事關生死，她才不得不鼓起勇氣強硬一回吧？誰生的女兒像誰，蘇沐蕊和梅姨娘一樣，懦弱了一輩子，她就不信她會橫生肥贍。

在柳氏輕蔑的目光中，沐蕊退出錦繡院，嘴角啞起冷笑，她預告了呀——因果報應，總有一天欠下的終究要歸還。

行經花園，沐蕊「巧遇」妹妹。

蘇玉蕊和柳氏長得像，圓圓的手、圓圓的臉，圓圓的身材看起來可愛和氣。只是人不可貌相，她的容貌雖然平庸，性格卻不平庸，她有生母的決絕陰毒，可惜沒有生母的城府心計，她有一點衝動魯莽和很多點的驕縱任性。

「姊姊要出門了嗎？可得仔細養好身體，畢竟惡疾……一個不小心就會要人性命。」

淺淺一笑，沐蕊道：「別得了便宜還賣乖，若我打定主意拚個魚死網破，讓靖和哥哥知道我罹患惡疾的『經過』，妹妹的婚事會不會生變？畢竟誰家容得下心腸歹惡的當家主母？」

蘇玉蕊臉色驟變。「你敢！」

「我娘已經不在，這世間再沒牽絆，光腳不怕穿鞋的，我敢試，妹妹敢不？」她笑得眉彎眼彎，一臉的勝券在握。

「你已經拿了母親的好處，敢出爾反爾？」

是，她拿了，一處莊子、十畝田和一座千餘畝的山地，那些統稱為遮羞費，畢竟這個「惡疾」，她染得有幾分冤枉。

「若妹妹管好嘴巴，姊姊都要出門了，怎會出爾反爾給自己添麻煩？」

蘇玉蕊一急，又要開口，沐蕊卻是笑容滿面，在嘴前做了個拉拉鍊的動作。

「不知道靖和哥哥想不想娶個身材窈窕、貌美如花的姨娘？惹惱了我，姊姊也不是不能紓尊降貴，姊妹情深、共事一夫。」

這一刀，射中紅心。

沐蕊太清楚比較、嫉妒的殺傷力有多強，它們會喚起自卑惡魔，一寸寸吞噬掉平靜心靈。即使母親處處低調，柳氏依舊恨了母親多年，她越是表現得高傲，其實是越自卑。

蘇玉蕊不會也想過同樣的生活吧？重點是，如果她來當姨娘，她可沒有與世無爭的理由。

見蘇玉蕊臉色鐵青，沐蕊笑出恣意囂張，揮揮手，轉身離去。

她的腳步輕鬆，表情愜意豁達，似是一身的雲淡風輕，但咬緊後牙槽，深藏的委屈始終在那裡，現在的她無力伸張，總有一天……以德報怨，何以報德？

一座荒山、十畝貧田，加上……輕輕一碰——門板在面前轟然倒塌！

沐蕊錯估了柳氏的「慷慨」，這真的是柳氏的嫁妝？還是在她的恐嚇下臨時買來湊數的「嫁妝」？

「小姐，這房子能住人嗎？」書兒憂心忡忡地看著比鬼屋更像鬼屋的老宅院。涼風吹過，心跟著涼透，三間房舍，屋頂半毀，夜半躺上床能對著天空數星星，逢雨季鍋裡不必放水就能煮湯，住不得……

沐蕊當機立斷讓車伕把兩人送到村長家。

不受寵的小姐，車伕哪有心情奉承，把箱籠往村長家門口一放，立馬駕車離去。

沐蕊打開箱子，找出兩塊布、一朵珠花，用油紙包上，敲開村長家門。

水源村不算小，約有上百戶人家，村長是個四十幾歲的中年人，看起來實誠厚道，自我介紹幾句問候過，沐蕊方提出來意。

「當初買下，並不曉得屋子已經殘破不堪，不知最近村民是否忙於農事，我能不能雇村裡叔伯兄弟幫忙蓋幾間房子？」

打第一眼看到沐蕊，村長腦袋就昏昏的，這輩子從沒見過如此美麗的女子，仙女下凡也不過如此，又聽得對方是官家千金，喜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。

「村長叔叔……」

村長回過神，連忙回答，「行行行，不知道姑娘要蓋幾間？」

「蓋一間屋宅需花費多少？」

「如果是土瓦屋，也不必啥材料錢，讓村民幫把手就行。如果想蓋青磚屋，就得先到城裡訂材料，上回李家蓋一間，就花了一兩半。」

「行，那我蓋青磚屋，七間屋，另加灶房、柴房、浴間各一，總共十間，這樣的話需要蓋多久？」

「人手夠的話，最慢一個月就能完工。最近農忙剛過，召集個一、二十人不成問題，到時姑娘讓人備妥三餐就行。」

「初來乍到本該備禮以敦親睦鄰，只是來得匆忙沒考慮太多，現在又豈能勞煩大家，何況家裡就我們兩人，實在沒有多餘勞力備三餐。不如請村長叔叔幫我傳個話，就說我想雇人蓋房，一天二十文錢，只不過三餐需要自理。」

「沒問題，這事兒包在我身上。」

「既然您願意幫忙，一事不勞二主，這裡有三十兩銀子，多餘的就當請村長叔叔督工的工錢。」

站在旁邊的村長太太聽見這話，瞬間雙眼發亮，三十兩銀子啊，扣掉工錢材料至少能掙四、五兩，賺大發啦。

村長也樂得合不攏嘴，村民到城裡打工，一天至多十到十五文錢，蘇姑娘願意給二十文，那得有多少人想搶著幹。

夫妻忙不迭應下。「沒問題，明兒個我就駕馬車去城裡買材料，最慢三天內就能開工。」

「多謝叔叔嬸嬸，還有一事想請問，不知村裡有沒有房子可以租？那宅子實在是住不了人。」

村長太太笑道：「租什麼呢？我家叔公兒子發達啦，上個月接進城裡，房子空下來讓我幫著看管，裡頭床櫃桌椅一應俱全，姑娘搬進去就是。」

「太感激嬸嬸啦，這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」

「出門在外多少有些不方便，本就該互相幫助。姑娘等等，我喊兒子媳婦幫姑娘搬家。」

村長太太熱情大方，讓她懸著的心終於放下，沐蕊就這樣在水源村安家。

夜裡，她聽見書兒暗自啜泣，整個下午她叨叨絮絮，擔心小姐把出門前柳氏給的錢花光，以後要怎麼生活？

沐蕊沒有她那樣擔心，嫡母有句話說得對。她說：天底下從來沒有白得的幸運。柳氏認為母親用禁足一世交換衣食無憂太划算，沐蕊卻認為用一世衣食無憂交換終生自由太划算，所以她沒哭，靜靜地靠在窗邊，仰望天上圓月，細數繁星點點，耳邊是蟲蛙低鳴，螢火蟲在草叢裡閃爍光芒，自由的空氣讓她身心舒暢。

搬到水源村的第一個月，她刻意和村人打好關係。

書兒廚藝好，沐蕊經常讓她做些點心甜食往村長家裡送，並分贈給附近小孩，現在出門總有人尋主僕倆說話，還有人喊沐蕊仙女姊姊。

村長的態度、鄰里的熱情，讓那些潑皮無賴不敢對她們失禮，客客氣氣往來，無須憂慮往來人際。

這個月裡，沐蕊忙著畫圖刺繡，她得替自己掙足生活費。

母親死前把攢下的錢全給了她，但扣掉蓋房子的三十兩，打造家具還是花掉她一筆錢，現在手頭只餘二十幾兩，聽起來似乎很多，但在這個醫療不發達時代，一場病、一個意外，光吃藥就能把人吃窮，因此她不敢懈怠。

她前世是理工宅女，卻傳承外祖父的手藝，喜歡畫畫和雕刻，此生有梅姨娘手把手教導刺繡，有這些基礎鋪墊，養活自己和書兒不會有太大問題，但養活和養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，所以還是需要努力。

手邊的繡屏正日以繼夜趕工，沐蕊捏捏發酸的肩頸，伸伸懶腰，看見捧著炸麻花在外頭逛過一圈的書兒。

揚揚手上竹屨，她做的吃食可受歡迎啦。「姑娘，都分完了，我在廚房裡留一小碗。」

「辛苦妳了。」

書兒垂眉。「我不辛苦，小姐才辛苦。小姐……」

見她欲言又止，沐蕊道：「有話就直說，不必像過去那樣，每句話都得在舌尖繞三圈，深怕一個不謹慎就闖下大禍。」

「小姐為什麼要蓋那麼多房？我們又住不了。」

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，誰曉得以後家裡會不會多人？」

這話不全然正確，她介意的是，柳氏給銀子時的鄙夷施捨，那眼光衝擊了她的自尊與驕傲，所以三十兩，半兩她都不想留。

她懂，這想法太幼稚，只有小孩才有權力任性，大人必須向現實低頭、必須做對的事，對生命無益的驕傲根本不留，但是……當了十幾年的包子，她就是想爆漿一回，不管會不會燙口。

「小姐的意思是，咱們真要在這裡定居了？」

「我是這麼打算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，小姐不想回府了嗎？」

「若任由夫人把我論斤論兩賣掉，不如在這裡替自己找個可靠夫婿。」

「可這些人哪配得上小姐？不行，我反對！老爺絕不會放任夫人作踐姑娘。」

不會嗎？邱家的婚事，若沒有父親的點頭應允，柳氏敢自作主張？

離府前一晚，她去找父親了，是告辭拜別也是……一問。

她問：「父親對母親可曾有過愧疚？」

父親僵硬了神色，回答，「人生總有迫不得已。」

他不愧疚，母親的一輩子只值得一句「迫不得已」，多好用的四個字啊。

她又問：「所以邱家，也是父親的迫不得已？」

父親說：「我會替妳尋另一門好親事。」

又不正面回覆，她笑了。在外頭磊落光明的蘇大人，怎在她面前半句真話都不敢說？

她退出書房，又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，她在整理心情，在說服自己，也在斷絕……心中對父親那點兒早該丟棄的慕孺之情。

拉回思緒，她笑著拍拍書兒肩膀。「妳家小姐餓了，今晚可不可以做紅燒肉？」

這是不想回應？書兒囁嚅。「知道了。村長叔叔讓張嬸子轉告，房子今天能完工，曬個兩三天就可以搬過去，到時村長會找人幫忙搬家，張嬸子問小姐，要不要請客暖屋，很多人都想來咱們家作客。」

「請，當然請！」敦親睦鄰的好機會。

「還請？那得花多少錢。」

書兒抗議，以後蘇府不得依靠，每分錢都得掰開了花，怎能大手大腳？

「放心，最後一回了，往後咱們就關起門來過逍遙日子。」

「沒錢怎麼逍遙？」書兒悶聲道。

「放心，妳家小姐不會餓著書兒的。」

見拗不過小姐，書兒嘟嘟囔囔地進了灶間。

沐蕊失笑，對著她的背影，大聲說：「妳家小姐在此承諾，咱們的日子肯定會越過越好！」

聞言書兒轉頭，對上小姐燦爛笑靨，彷彿一道光芒照入心底，瞬間覺得……是啊，好像也沒什麼那麼可怕。書兒放下糾結，笑了。

搬入新家後的第七天，沐蕊把繡屏送到城裡，交給過去經常打交道的吳記繡莊，因為繡技精湛，更因為圖案與眾不同，所以一百三十兩順利入袋，羞澀的荷包立刻豐盈起來。

抱著銀子，書兒笑得看不見眼睛。「小姐，今兒個做桂花糕好不？」

「家裡有桂花？」

「昨兒在雜貨鋪裡看見，買了一些。」

小姐讓她大方一點，想吃什麼就買什麼，虧啥也不能虧肚子，自己的身子不照顧，能指望誰？於是小姐負責賺錢，她負責花，魚肉米糧醬菜調味料，她看得到的東西——句話，買！

人生首度當富豪，她豪邁得差點兒認不出自己。

「行，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去山上轉轉。」

月餘了，她還沒去看看柳氏給自己一座怎樣的山林，不敢指望出產石油溫泉，若能摘點野菜野果、蕈菇，那就大賺了。

畢竟有和鬼屋不相上下的「莊子」，和十畝租不出去的貧田當例子，她不敢對一座不高不矮的山林抱有過度期許。

「小姐一個人上山太危險。」

「我問過村裡的叔叔嬸嬸，他們都說山上沒野獸，能碰到野雞、兔子就算幸運了，沒有危險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我帶著彈弓呢。」她得意地拍拍腰間彈弓。

是村長叔叔給的，他見沐蕊不錯眼地盯著小孫子的彈弓，就讓兒子用牛角也給她做一把，不得不說王大哥的手藝，絕了！

這些天沐蕊拿著彈弓到處練習，不敢說百發百中，但也有四、五成命中率，畢竟曾經是女漢子的她，雖不是國家級別，柔道跆拳道也能耍幾下，自保肯定沒問題。

彈弓……唉，書兒哀怨，後院那隻嚇死人的殘障雞就是小姐的傑作。小姐把林寡婦家的母雞給射瘸了腿，但怪不得小姐，誰讓牠滿街亂逛，都以為是無主野物，哪曉得會惹來一頓撻伐。

林寡婦也是真刻薄，自家糕點、甜食不知道吃了多少，不就是隻母雞嗎，居然又哭又鬧拉著街坊鄰居來評理，還說兒子就靠著那隻母雞下蛋養命。

夠誇張吧，幾顆蛋就能養命？那醫館藥鋪全改成養雞場不就得了。

幸好村民都幫她們指責林寡婦，說林寡婦認定蘇小姐是有錢的冤大頭，不訛她訛誰？

最終小姐買兩隻母雞、三十顆蛋，又賠上一百文錢才結束荒誕事件。

書兒氣得吃不下飯，沐蕊卻不以為意說：「是貧窮惹的禍，倘若那隻雞是咱們蘇府夫人養的，她再生氣，揮揮手也就過了，她哪會在地上打滾撒潑？」

想柳氏像林寡婦那樣翻滾哭嚎，書兒忍不住笑了。「小姐還同情她？」

「不是同情，事實罷了，林寡婦那樣的不算真壞，真正的壞人，要了妳的命，還要妳同她道謝。」就像……

從那之後，沐蕊就在院子裡掛上靶練習，再不敢拿活物練手。

「那小姐早點回來，張嬸子給了河鮮，晚上煮鹹粥。」

「這麼好？妳看吧，有來有往，妳對人慷慨，人家自會對妳大方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林寡婦還送兩顆雞蛋過來呢，我沒敢要。」

「為啥不要？」

「她家的蛋是用來養命的，我可不敢拿。萬一翻臉指控我謀財害命，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。」

「小心眼，事情都過去了，還記著。」

「哼！我偏要記一輩子，王大哥也給一簍小河蝦，我想炸盤鹹酥蝦。」

「聽得我都流口水了，行，我早去早回，妳可要等等我，不能先吃。」

這話算是白交代了，書兒做什麼好吃的，哪次不是先惦記著她。

送走小姐後，閒不下來的書兒拿起掃把開始打掃家裡，雖說蓋滿十間屋子，但除浴室、灶間、柴房之外，主僕兩各佔一間屋，剩下的全空著。

小姐說，等冬天來臨，就燃起炭火在裡頭種菜。光想就覺得闊氣，便是在府裡，冬天時節，滿府上下就只有老爺夫人的桌上能見著蔬菜，冬天的蔬菜矜貴得很。

放下掃帚，笑眼看著新家，這裡是她們的家，可以安心自在的家……

在認出吳立時，楊丰燁就曉得自己輕忽了。

吳立之所以追蹤自己，代表他們已經確認閩州案背後有自己的手筆，他從何處查到的？查到多少、知道幾分？

劉群是周裕騫的心腹，在閩州為官多年，每年徵得的稅賦不少流入私囊，前年地方官員無意間發現一處礦脈，本以為立下大功勞能順利升官，殊不知報到上司劉群那裡，他非但沒往上報，反倒把縣官殺了。

之後劉群更以徵兵為由，徵得民伕千餘人挖礦，為怕事蹟曝光，挖得的鐵礦不敢在市面上流通，竟然運往南方國家販售。

這些年邊關戰爭減少，有很大的原因是鄰國礦產量少，無法製造大量兵器，而劉群這番做法，分明是把國家推入戰爭。

官官相護，劉群得到很好的掩護，京城始終不知此事，直到今年五皇子周裕鑫到閩州辦皇差，縣官兒子陸謹瑜喬裝改扮祕密陳情，方才明瞭整個事件經過。

於是他們幫陸謹瑜變更身分，取代急病身亡的考生進入殿試考場，就在殿試當下，陸謹瑜一狀告到皇帝跟前。

眼看真相即將曝光，劉群竟連夜屠殺民伕千餘人，幸而有擅長易容的孫燦和精於偵查追蹤的孫耀，他們在劉群屠殺民伕當晚救下六名倖存者，進京告御狀。

五皇子周裕鑫對奪嫡之爭無心，只想當個閒散王爺，因此在兄弟之間不肯顯山顯水，插手此事只為伸張正義，本以為隱密無人知曉，直到認出吳立，楊丰燁方曉

得自己錯得離譜。

周裕騫的勢力超乎想像，看來錢袋子劉群確實為二皇子添入大筆助力，依周裕騫刻薄寡恩、睚眥必報的性格，日後怕是不得安生了。

停下腳步一個旋身，長劍橫掃，武功高強的吳立反應極快，騰地身子向上竄飛，楊丰燁的長劍落空。

吳立出身赤焰門，武功高強，江湖之中鮮少對手，周裕騫花了驚人數字才將他納入門下。

轉眼兩人又對接上十幾招，對方刀速太快，楊丰燁只能憑藉直覺反應阻止對方攻勢，他身上有傷，無法主動只能被動閃躲，他緩吸緩吐，試圖摸清楚對方招式。上百招過去，他抓摸到規則，心思漸定。但這時他腰間傷口裂了開始滲血，黏糊糊的血液順著腰背滑下腿後，劇烈的疼痛讓他的反應變慢，他清楚自己必須兵行險著一招得勝，否則繼續磨下去，體力漸失，他只有待宰的分。

看著對方身後峽谷，楊丰燁猛然吸氣，飛身朝對方檀中穴踹去，想一腿將人踹進山谷，誰知對方反應極快，閃身一個橫踢腳將他踹回來同時，黃煙從袖口噴出，楊丰燁猛地一個後空翻，險險避開毒煙攻擊，卻被吳立踩在脚下。

計策沒成，輸在反應太慢，他趴在地上，臉上一隻好大臭腳。打人不打臉，吳立這是半點情面都不留？是可忍、孰不可忍，楊丰燁握緊長劍，眼底竄出火苗。

「把東西交出來，我饒你一命。」

「你要什麼？」嘴巴被踩歪，楊丰燁問得含含糊糊。

吳立眉頭緊蹙，不在他身上？不可能，他確定在劉府外與自己交手的是楊家兄弟，當時楊川燁朝楊丰燁丟出木匣子，東西肯定在裡面。

「裝傻，敬酒不吃吃罰酒。」說完，抬起腳跟又要踹下。

蓄勢待發的楊丰燁一個落地翻滾，快劍劃過，轉眼又鬥得難分難解。

確實是荒山、肯定是荒山，一條讓村人上山的小路都沒有。

沒看到果樹，沒看到野菜，也沒看到藥材……好吧，沐蕊承認自己對藥材的認知有限，就算百年人參長在自己腳下，她也認不得。

一路走來到現在，別說兔子野雞，就連猴子都沒找到半隻，有啦，生物還是有的，比方在樹梢頭跳來跳去沒啥肉的小鳥，泥地裡鑽來鑽去的蚯蚓，但有食用價值的動植物類少得很可憐。

難怪離村子不算遠卻不見人上山，就連柴火他們都到離得更近、森林更蓊鬱的南邊大山去砍，畢竟一不小心砍著砍著就能找到幾朵菌子，掏到幾顆鳥蛋，比起這裡，那邊更生機盎然。

柳氏真是用心良苦啊，為了不給她留太多餘地，竟然火眼金睛地挑上這座荒山。

滿臉沮喪，她垂頭喪氣往前走，走著走著……那是什麼？

突然間停下腳步、心跳加速，眼睛大張，腎上腺素大量分泌，腦內啡迅速增長。

那個是、是她認得，熟悉無比的……奇楠木？

天吶天吶，那是他們的「家樹」，外祖父曾買下幾十公頃的山地種植，那些樹為他們家裡帶來興家財富，她居然在這裡遇見老朋友！

忍不住激動，她快跑上前一把抱住，憋緊一口氣用力吸，天……她聞到了，聞到熟悉的氣味……

奇楠木不偉大，偉大的地方在於它擅長自我療傷。

瑞香科沉香屬的樹木，當風災、雷擊、蟲害等天然環境因素，或人為傷害導致真菌感染，感染後的樹身就會分泌樹脂，經過漫長歲月就在樹幹中結出沉香。

而所有沉香屬樹木當中，最珍貴的就是奇楠木。

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中歸納出沉香的採集過程，可分四類結香型態——

熟結：沉香在樹上結成，自然熟脫到地面。熟結香油厚實，氣味濃醇。

生結：結香尚未熟脫，由採香人剖樹取下。生香氣味清揚，活潑香烈。

脫落：枝幹朽落，傷口處分泌油脂所結，此香氣味甜潤，陳韻綿長。

蟲漏：蟲蟻樹中築巢，受蛀部分油脂包裹結成，氣味可愛，清新甜雅。

自然結香的過程需要時間很久，並且不是每棵樹都會受到傷害，或者受傷就能結出理想的沉香。然而拜科技所賜，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找到配方與方法，能夠讓結香率高達百分之八十。奇楠木種植不難，本身也沒有太多建築價值，但只要結了香，身價立馬上升數千倍。

重點是眼前這一片，通通都是！

當中有好幾棵曾遭受雷擊、風摧，有的折斷、有的裂開，不需要剖樹，肉眼就可以看見大塊結香，倘若花時間細找定能找到熟結。

不行，她太激動了，冷靜冷靜，她得回家背個大簍子先尋找熟結，然後想辦法砍樹把它們搬回去，這太費體力又沒有機械，她一個人辦不到，所以得買人。

對了，還要種樹，這裡能自然生成一大片，代表環境適合奇楠木生長，她還要打造鑿樹工具，製作酵素，雕刻刀具……天吶，要做的事那麼多，她迫不及待了。

正在她沉浸於發家致富的美夢中時，一陣嘶吼聲響起，突如其來的財富讓沐蕊的智商瞬間下降，啥都沒帶，抓起彈弓就朝聲源處跑。

人生新體驗——親眼見證武林高手拚命。

沒有鋼絲，兩個人飛來竄去，你一刀、我一劍，打得難分難捨。

黑衣擋身、黑布遮臉那個，顯而易見地動作粗魯、性格暴烈，幾次揮動大刀欲置人於死地，是個貨真價實的狠角色；身穿紫衫、容貌俊俏、有王一博範兒的小哥哥，幾次險險避過。

這種情況不需要太多考量，沐蕊抓起彈弓對準黑衣男。一來小哥哥屬於弱者，幫弱不幫強，她天生不當牆頭草。二來基於顏值考量，帥臉更能造福視覺。第三、連臉都要遮遮掩掩，肯定見不得光、行事猥瑣不磊落。

所以蹲在草叢裡的沐蕊，正拉緊弓弦蓄勢待發。

楊丰燁刻意露出破綻，計畫犧牲左臂引對方出手時，將劍刺入對方腹部。

與此同時，吳立震撼不已，他沒想到楊丰燁的武功如此高強，幾次正面相迎，身上多了數道傷痕，凝神注視，他企圖找到敵手漏洞，他十分專心，所有知覺全繫在楊丰燁身上，對周遭環境失去警覺。

看見了，在左臂！

吳立揚起大刀，眼看楊丰燁左臂就要被斬，猝不及防地，一顆石頭朝吳立臉上射去，他正一瞬不瞬盯死楊丰燁，預備拚著這一擊斷他性命，沒想到天外飛來一顆石頭……不是不躲、是躲不了……

石頭力道驚人，準確地射入吳立右眼，當反應過來同時，石子已經從右眼進洞嵌入腦袋，他沒搞清楚發生什麼，只覺一陣嗡嗡作響，刺骨的疼痛迅速將他拉入黑暗，瞬間斷了呼吸。

楊丰燁在送上左手同時，長劍刺入，本就死了的吳立再死一回。

死人握不住的大刀噠地墜地，楊丰燁連翻數圈，躲掉迎頭落下的刀刃。

冤枉！絕世高手居然喪命於一顆石頭？

時間靜止了，沐蕊張嘴，不敢置信地看著眼前這一幕。

楊丰燁筋疲力竭躺在地上大口喘氣，吳立……呃，死人本來就是靜止的。

風吹來撩起髮絲，癢癢的，但她沒有感覺，她只感受到胸口那顆鮮紅心臟強烈跳動，想要掙脫肋骨監獄逃離似地。

全身酸軟的楊丰燁在無數次喘息之後終於坐起身，緩慢地走到吳立身邊，拉開他臉上黑布，手指貼在對方頸間，確定他死透了，才往他胸口衣襟內掏摸，最終找出銅牌一塊、書信一封。

慢慢地，變成殺人凶手的沐蕊腦袋恢復清明，目光轉過，與另一人的視線相接，都沒有說話，但她眼底紅痕成形，凝聚濕氣。

她嚇瘋了，不可能的啊，她的命中率不高，手臂力氣有限，連兔子都打不到的她，怎能把人給活活打死？

吧嗒，眼淚墜地，當第一顆出現，之後就接二連三順理成章了。沒有啜泣，沒有哭嚎，也沒有尖叫發狂，光是純粹的無聲落淚，沒有討拍嫌疑，僅僅為著發洩無法疏通的情緒。

楊丰燁走到她跟前拱手，「多謝姑娘救命之恩。」

「你會報官嗎？我要入獄了嗎？殺人罪會發配邊關還是砍頭償命？」她是做了什麼孽，好不容易從蘇家牢籠脫離，現在卻要進入縣府監獄？

她自以為問得鎮定，殊不知聲音在抖，身體抖得更凶，眼睛睜得老大，眼淚關不掉，還有越掉越流暢的趨勢。

「他是殺手，身上背負無數條人命，妳這是為民除害，拯救無數百姓，更為死在他手下人討回公道。」

是這樣的嗎？她非但不是凶手，還成了救世英雄？她需不需要找個地方換超人裝？

「所以要怎麼跟縣太爺講？說我沒殺人，只是以暴制暴、以殺止殺，為暴力美學做示範？法律會因此放過我？我會獲得頒獎牌一枚，上面寫著替天行道、除暴安良？皇帝會親自接見我，誇我為治安貢獻心力，足堪楷模？」她很緊張的，越是

緊張、嘴巴就會張張闔闔說不停。

這種時候爆笑超沒良心，畢竟小姑娘受自己所累才受此驚嚇，只是她的反應太可愛，哇啦哇啦停不下來的小嘴太誘人，讓他蠢蠢欲動的手指想往她那張美到勾人小臉掐幾下。

「妳為什麼要對官爺說？」

「出了人命，不該報官？」

「當然不該，既然壞人已經就地正法，事情就此終了。」

可以這樣做？「我又不是法律，也無執法權，怎能私設刑獄？」

「若妳自告奮勇把殺人事蹟傳揚出去，他的同夥找上門，也來個以暴制暴、以殺止殺，為暴力美學做示範，妳怎麼辦？」

是啊，怎麼辦？兄弟之仇不共戴天，此事曝露她得死個幾輪迴？可你殺我我殺你，砍人成為常態，律法何用？

點點頭、再點點頭，她明明不認同對方說法，卻點頭如儀，好像贊同對方說法，罪惡感方能減輕。

「可他的屍體被找到的話……」

話音方落，句子未成，只見他長腿揚起，吳立尚未僵硬的屍身在半空中畫出一個漂亮弧線後落入谷底深淵，俐落轉身，楊丰燁拍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塵。「解決了。」

「解、決、了？」簡單而粗暴，頓時她變身機器人，喀喀喀一節一節地轉動身軀，在無數個頓點之後她終於起身，左右左右、同手同腳朝他走幾步，臉上恐懼依舊，身體戰慄更甚，三魂六魄掉一半。

「還有事嗎？」

呃，方向錯誤！尷尬扯動嘴角，沐蕊露出僵硬笑容。「沒事，沒關係。」

揮揮手，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自在自若並且……不可憐，殊不知她越努力越可憐。楊丰燁性格冷酷，沒有同理心，從不無端付出同情，但他突然可憐她了。「人不是妳殺的，妳力氣太小，不過砸痛他罷了，他的致命傷在腹部，那一劍是我劃的。」

「是、這、樣、嗎？」她明明看見他眼球爆漿，明明看見他往後仰倒時長劍才劃落。

「是這樣。」他斬釘截鐵。

是這樣啊？腳步輕鬆兩分，人不是她殺的，可以回家了。找到正確方向，她邊走邊自我催眠，人不是她殺的……

看著她緊繃的背影，怎麼辦，好像更可憐了？

管不住兩條腿，楊丰燁快步上前。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？要不……我送妳回去？」